

现代化、全球化与印第安人

——读《玛雅人的后裔》

·韩琦贺喜

《玛雅人的后裔》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推出的“未名外国史丛书”之一，讲的是1994年墨西哥恰帕斯州印第安农民起义的故事。恰帕斯位于墨西哥东南边境，曾是举世闻名的玛雅文明的发祥地，但自从西班牙人到来之后，一直处于落后、被忽视的边缘境地。1994年1月1日，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当天，恰帕斯州爆发了印第安农民起义。5000多名由印第安农民组成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占领了该州7个重要城镇。这个长期以来默默无闻的地方一夜之间名声大振，成为世界媒体瞩目的焦点。中国国内学术界对这一事件的研究已经有不少文章发表，但尚无专门的著作论述，北京大学董经胜副教授撰写的《玛雅人的后裔》则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较为系统全面地介绍了恰帕斯印第安农民起义。

一 恰帕斯印第安人起义的原因

作者认为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多种矛盾不断积累的结果。他在书中重点提到了5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历史根源。在“上帝和国王都不复存在了”和“种族战争”两章中，作者展现了恰帕斯印第安人1712年反抗新任主教和殖民当局横征暴敛的起义和1867年反抗白人统治者控制宗教信仰自由、增加土著人税负的大起义。尽管两次起义最后都遭到了血腥镇压，特别在后一次起义中有上千名印第安人惨遭屠杀，“但印第安人的反抗传统绵绵不绝，1994年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起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这种反抗运动的继续，难怪萨军的第一份公告中宣布，‘我们是500年抗争的产物’”。

二是新教伦理的传播和天主教内部的改革有助于更新印第安人的思想。作者在“以上帝的名义”一章中提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教在恰帕斯地区获得了快速发展并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新教不要求人们向教会提供资助，穷人也有机会担任教职；宗教权力和政治权力是分开的，即使没有担任过宗教职务的人也可以担任公共部门的职务；新教传教士用玛雅语言来传播福音，更容易获得玛雅

人的信任。同时，天主教内部也在新形势下寻求变革。受教皇保罗23世《人世和平》通谕和1968年拉美主教会议的影响，恰帕斯教区的主教萨穆埃尔·鲁伊斯·加西亚开始建立他认为的“真正的教会”，其措施包括建立培养土著教士的学校；建立社区医疗机构；向印第安人提供社会服务和司法援助；传教方式也由过去自上而下的教导改变为平等的对话。新教的传播和天主教改革有助于土著社会民主决策方式的恢复。特别是1974年来自全州不同社区上千名代表参加的土著大会提出了土地改革、尊重和保护土著文化的要求，加强了不同族群之间的交往，为以后建立有组织的联盟创造了条件。

三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墨西哥左派和教会的努力下，恰帕斯的印第安人已经通过各种形式的农民组织，获得了广泛的政治动员。作者在“为了土地”一章中提到，在拉坎顿丛林地区，先后有“人民联盟”“人民政治”“无产阶级阵线”等左派组织到这里进行动员，在1980年成立了一个最大的农民组织“恰帕斯村社联盟和统一农民组织同盟”，代表着来自11个市镇的180个社区的印第安人。在西莫赫维尔地区，1977年作为全国性组织的“农业工人和农民独立联盟”来到这里发动土改，并在农业工人中建立独立工会组织，领导了1981年的种植园工人罢工，造成68个种植园生产瘫痪。在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地区，1980年成立的“恰帕斯州临时协调委员会”成为“阿亚拉计划全国委员会”的地方组织，到1982年改名为“萨帕塔农民组织”。

四是土地问题成为斗争的焦点。玛雅印第安人是恰帕斯土地上最早的主人，西班牙殖民者到来后破坏他们的文化传统，掠夺他们的土地。即使在墨西哥独立后，侵占印第安人土地的现象也从未停止。1910年，传奇式民族英雄萨帕塔领导农民大起义，以“土地和自由”为口号率领农民夺回被大庄园主强占的土地。他也因此成为印第安农民争取土地的先驱和象征。尽管1917年宪法规定了土地

改革的方向，但由于新任州长曾是反对卡兰萨革命的“浣熊”武装领导人，“革命后的恰帕斯与迪亚斯时代毫无二致”。卡德纳斯时期土改刚有起色，很快就因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而终止。到埃切维利亚时期，地广人稀的拉坎顿丛林成了全国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政府在采取这一措施之前并没有征得恰帕斯地区土著人的同意，随着空闲土地的减少和占地事件的增加，移民与当地地产主之间的冲突此起彼伏，不断升级。

五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成为导火索。一方面，1991年萨利纳斯总统提议修改《宪法》第27条，次年随之出台的《新土地法》规定，村社社员有权合法地购买、出售、租赁或抵押构成村社的个人份地和公有土地，废除了先前法律中允许农民集体申请分配土地的条文。这意味着有地的村社社员会失去土地，无地的村社社员获得土地的梦想彻底破灭。另一方面，私有化和自由化改革使政府取消了对咖啡和谷物生产的补贴，币值高估阻碍了咖啡的出口，农产品进口特许制度的取消使大量廉价美国谷物进入墨西哥市场，这意味着墨西哥小农生产将难以为继。“在恰帕斯的农民看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意味着他们将失去生存条件，因此，萨帕塔民族解放军选择该协定生效的当天举行起义，自然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二 起义领导者、组织形式、斗争目标和策略

非常耐人寻味的是，这次印第安人起义的最初领导者和组织者并非玛雅印第安人，也不是人们后来熟悉的马科斯，而是身居大城市的一个秘密组织“民族解放力量”，它于1969年8月6日成立于蒙特雷，其绝大多数成员来自中产阶级、大学教授、专业人员、工程师和医生。1983年，他们当中的6名成员来到恰帕斯丛林开始了秘密军事训练，“他们的计划是建立一支民族解放力量的南方支队，即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与北方比利亚阵线遥相呼应”。到1984年马科斯才加入进来。当年格瓦拉搞游击战遭到失败是因为没有赢得当地民众的支持，萨军鉴于这一教训，采用了广泛动员印第安人、与土著融为一体的组织模式，为自己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物质来源。“萨军开始了一个转变的过程，从一支革命先锋队转变为一支土著社区的军队。”“我们把军事斗争放在第二位，把组织民众放在第一位。”在融入了印第安社区之后，萨军政治军事组织不再是垂直地作出决定，而是开始平行地集体决策。作者认为，萨军这种做法恰恰是他们

得以壮大和获得成功的关键。在军事组织上，萨军建立了统一的指挥机构，同时还建立了合法的农民组织“萨帕塔独立农民联盟”。他们的口号与1911年萨帕塔起义一样即“土地与自由”，目标是打倒“坏政府”，推翻萨利纳斯政府和政党的“非法独裁统治”，争取印第安人的权利和文化表现形式，实现民主和正义。此外，他们还有一个最终目标，即建立一个“能够容忍所有世界的世界”。他们的斗争策略是以武装斗争为后盾，通过文化宣传和政治谈判实现目标。

三 起义的影响

起义对墨西哥的政治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2000年墨西哥总统大选，在野党候选人福克斯上台，革命制度党长达71年的一党统治宣告结束。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对执政党和政府造成的压力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新一代的萨帕塔起义有一个新的特点，即注重争取全国和国际社会的力量来增加自己在谈判桌上的砝码。一方面他们在互联网上闹革命，通过自己的互联网站及时传播萨军的信息，表达印第安人的利益诉求，揭露当局的暴行。另一方面在斗争转入谈判阶段后，他们先后召开了“印第安人权利和文化特别论坛”“美洲大陆人类对抗新自由主义大会”“全国土著论坛”等会议，邀请国内外知名人士、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社会的同情者访问萨军基地，并先后两次向首都和平进军。这些活动都极大地吸引了全国和世界的目光。作者写道，起义的爆发已经过去10多年了，但在墨西哥南部这个偏僻落后的恰帕斯州，每有风吹草动，总会牵动全世界的神经。起义所引起的关注程度远远超出了其实际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它“吸引着许多科学家的目光，成为他们研究工作的中心。恰帕斯起义是在全球化时代反对全球化弊端、试图建立新世界体系的一次尝试，因此它具有了世界意义。

纵观全书，可见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注重对历史的考察。尽管本书的研究对象恰帕斯印第安农民起义是当代问题，但作者注重对历史的追根溯源，讲述了玛雅人遭遇殖民者入侵后500多年的历史，展现了“玛雅人的后裔”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的命运，从而加深了人们对当代问题的理解。只有在“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中”，才能真正理解起义的发生和影响。

第二，注重将地区问题放到全国、全球背景下描述。恰帕斯农民起义是一个范围很小的地区问

题，但作者的视野并不拘泥于恰帕斯，而是始终注意将地方政治放在全国政局的变动中进行分析 and 思考。同时，还用一定的笔墨描述了国际政治变化对恰帕斯起义的影响。

第三，写作体例接近读者。本书并不是纯学术著作，但却建立在作者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作为“未名外国史丛书”之一，要符合出版社的出版宗旨，即“用严谨的态度、轻松的笔法”，“将真实感人的人物和事件呈现给读者，让人回味、让人思考”。这种要求对于以学术研究见长的作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新的挑战，但该书的确达到了这种要求。该书比较广泛地利用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包括网络资料、口述访谈、评论文章以及马科斯本人的言论集、相关的新闻报道等等，描述细腻，图文并茂，与读者拉近了距离，有利于世界史知识的普及。

第四，现实关怀与学术价值并重。本书透过恰帕斯农民起义这一事件，提出了一个少数族裔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命运的问题，给读者留出了广阔的回味空间和思考空间。同时，作者展现了一些以往国内发表的研究成果中未被注意的新问题，如恰帕斯在殖民地时期和独立后就有过两次大起义；墨西哥革命在恰帕斯地区的影响很小；恰帕斯起义前墨西哥左派在这里的影响；起义队伍虽在恰帕斯，但领导中心在墨西哥城；起义没有采取游击中心主义，而是建立了比较稳固的根据地等等。

当然，本书也有不足之处。以笔者之见，主要有以下几点。（1）在故事讲述的时间上，本书到2001年就戛然而止了，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因为作为2009年出版的著作，人们很希望了解事件在2001年以来的新进展。尽管限于资料或别的原因，作者不能深入展开，但至少应该做一个简略的

交代。（2）对恰帕斯起义的种族原因揭示得不够深刻。（3）书中有一张恰帕斯地区的小地图很不清楚。如果有一张清晰放大的地图，读者会对书中所提到的地名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也有助于读者通过了解地理情势而更好地读懂故事。（4）个别地方的翻译不够准确。

读罢全书，掩卷沉思，笔者从《玛雅人的后裔》中至少得到了以下的感悟。第一，墨西哥的现代化并没有改善这里农民的生存条件，而全球化则使他们面临土地彻底被剥夺的危险。因此，现代化不能忽视农民问题，尤其是农民的土地问题。第二，恰帕斯起义是一场印第安人运动。印第安人在现代化的每一个阶段都遭到比其他民族更严重的压迫和剥削，他们的自决权和自治权得不到保障。因此，现代化不能忽视少数族裔的各种权利和文化表达。第三，恰帕斯起义是墨西哥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反映。20世纪90年代初，这里320万人口中有1/3是印第安人，是全国印第安人口最集中的州之一。该州人口占全国人口的3%，却生产了全国13%的玉米、5%的木材，13%的天然气，4%的石油，54%的水利电力。该州是全国资源禀赋最好的州之一，却也是最穷的州之一。全州1/2以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30%是文盲。因此，现代化要注意地区平衡发展问题。第四，恰帕斯起义利用了全球化时代的信息技术，开创了互联网上闹革命的新战争形式——社会网络战，吸引了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导演、演员、记者、甚至法国前总统夫人在内的众多国际文化名流的瞩目与介入，不断扩大其国际影响，增加了斗争的复杂性。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政府更要审慎地处理各种矛盾，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国际化。